# 晉書別本

志十八之廿
傳一之三

九


漢書門 類 八八二六 號 六七 函 一三 架 二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八二六 號 二 冊 二八〇 函 一二 架

内閣文庫

| | | |
|---|---|---|
| 番號 | 漢 | 8826 |
| 冊數 | 22( | 6 ) |
| 函號 | 280 | 31 |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竟陵鍾　涇原許　　海昌周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三徑藏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輯

海昌周　珽參校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有犬𡆥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

惟木沴金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

劉云此解遂如讖

蔣云陶靖節自爲挽歌非剏始

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其後蜀果亡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令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

蔣云二語遂爲後世藥名詩之祖古人贈別以芍藥寄遠以當歸皆有取乎義爾

卒不免

濟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恭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此皆言不從之妖僭也、

也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荅、是時荀勖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



于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旱、

魏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

褁身、篠束之、投石子堈云、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濬小字也、武帝聞之、加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將云南風謠又載賈后傳馬子謠又載愍懷太子傳皆與此志不同然較其文詞則此志勝

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纏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游一作浮）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瑯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音轟）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音武）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音部婁）按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甒瓦瓮質剛、亦金類也、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而已、及王敦作逆、）六軍大潰、兵入抄掠、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焚燒城郭、并堙木刊、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蹤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

蔣云据臧榮緒晉書言海西有子不育時人憐之作歌是以帝紀亦云此汝非皇太子二句語氣反覆明爲海西辨誣是已注說悖謬不足信先是有馬駒龍子之謠皆爲桓溫僞造不言可知

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甋、瓿甋瓨甖、文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峻尋死、石頭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閒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黄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蔣云五字不特能爲樂府語且共狀物如可覩故佳 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簒位、義旗

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盧龍（盧循小字元龍）舉兵據廣州人又爲之謡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虎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金虎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按漢書景帝時有

此、以爲悖亂之氣、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
害也、俄而帝沒于胡、
安帝隆安中、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
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
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
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
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
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
誅滅、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



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
而出、爲犬禍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
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
按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
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
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
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干寶

視

草妖

曰、壽有石冰入建鄴、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按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為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五年東海王越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竝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更大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蔣云解得有情致其意謂乃自詩小序來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鵲體白

黑雜色、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幷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石相繼亂華、

赤眚赤祥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

蔣云此與載記舊皆引聰立三后為徵按立三后在明年于時未池

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淵尋為魏所誅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平陽地震劉聰築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陽北十里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劉聰偽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殯之見於隕肉之旁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內寵太盛亡國之徵俄而劉氏死嬖寵競進其國漸衰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終

# 志第十九　晉書二十九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曹禎驥叅挍

##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

呂壹專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惠帝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武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鼓妖　孫云天無雲而雷謂天鼓鳴故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

魚孽

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
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逕三尺
其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
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
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
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棄甲之變乎
後果有東關之敗

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
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
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爲
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思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
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
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
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牛禍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

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



黃青黃牸

蔣云晉書好搜羅神怪不減虞初五行志乃其所當行者但此中眞僞區別固不易然亦不必區別東坡云姑妄言之正可作

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入穴、至期、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

讀五行志法耳

皇極

射妖

如前、曰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絶、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黄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猨縁山、手射中之、猨抜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抜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龍蛇之孽

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

人痾

蔣云白犢化爲老人老嫗化爲白黿兩事俱奇絶可爲的對

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
孫晧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
爲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
中、黿入坎遊戲、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
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
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惠帝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其夫戍長安、經
年不歸、父母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強從之、尋
得病亡、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

蔣云字字寫得眞摯畢俱韻

徑至女墓、不勝哀、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
俱歸、後壻聞之、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
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
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
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
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
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

道、而性尤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帝尋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蔣云呂會此表癡絕謬絕若作滑稽觀之乃佳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諠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志第十九

晉書二十九 終



志第二十 晉書三十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采叅挍

刑法

蔣云晉諸志惟刑法中多名文讜論鑿鑿極痛快盡情然議禮則拈一情字議刑法則拈一理字自是晉人特解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刑播其喜怒稟氣

蔣云唐虞以前兵刑皆屬士故前志刑法亦帶敘兵此固祖其意者

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念字疑誤當作令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郤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納、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愼、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

以三章之法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姧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棄、刑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綱、桓靈之季、不其然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

又云子產鑄刑書曰吾以救世也其言簡澹足以包此二語然二語亦闡得明缺 [illegible]

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眷、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以舊律繁蕪未經纂集、又刪定律令、以爲漢議、遂表奏之、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

張云肉刑之制肇自上古官必清平獄無請謁乃可施斷若乃後世獄吏未能據律不撓勢枉賕謁何日無之鞭笞流隸之刑即有冤誣受罪滿日猶爲全人若斷截肢體豈可復續如是告吏之章必滿公車孝子順孫剸刃于長吏之腹者亦無虛日矣

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在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輔漢、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敦厖善否。刑清政簡。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孔議見後漢書故不全錄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爲御史中丞魏武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朝制遂寢不行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如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

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

蔣云凡論文須令蓄有不盡意若議事便不嫌其盡盡故痛快

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

又云新刪法足爲一代大典故

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

序次不得不詳自是遷固家學

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衞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敎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

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没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

蔣云刑法中妙理亦至牛毛繭絲讀之令人欲怯欲警若俗吏便一味據文斷法而已從何知之

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鬭。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姦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故善律者。或計過

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髠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

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逼小人、故爲勅愼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廡、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雖表陳之、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

蔣云劉頌論刑法其言峭而核辨而明淨不減商韓大抵西晉人俱尚老莊東晉尚韓非故其文各自有所近耳

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
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
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
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
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
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
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
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
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
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
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得
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
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
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
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
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
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
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

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姧、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

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
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
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
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
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
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
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
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
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

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
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
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
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
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
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
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
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
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

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譜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毎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内、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駮、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治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敎、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

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郞令史已下、應復出去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漢創法、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事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關白也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

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挍法
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
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
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
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愚謂宜令錄事
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
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
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
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

孫云刑名家金針語

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及帝即位河東
衛展爲廷尉、上言宜復肉刑、時驃騎將軍王
導太常賀循等、皆同其議、尚書周顗郎曹彥
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聖
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
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
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
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
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

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
者、輕犯寛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
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
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
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爲
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
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
之源、不若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
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

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
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
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
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
寛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志第二十　晉書三十　終

列傳第一　　　　晉書三十一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晉安黃景昉叅挍

后妃傳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竝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

蔣云引經不特典實而已有此繞體勢不板

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姫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奬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昺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孼、倒裳衣於衽席。感朓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鸞尾挺灾。隆漢墜其枌社矣。（蔣云上有挺灾則此字法似複可改）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袠西郊之禮容、婉孌含

劉云儷偶妍美大似盧王草創

辭作南國之奇態誣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藺殿絕河睢之響永言彤史犬練之範逾微緗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勤倖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妒忌之情貫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蔣云序論風藻當與沈范雁行而以下敘事處俱鍊隋惟二楊與賈庶人稍加麗雜然文字又惟此稍大至左貴嬪褚康后則以文為文矣

特〇絕〇對

蔣云天生奸雄必生此一等人作幇手老物奸狠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皋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蔣云譎事恒敗于倉卒所謂瞞不到底家惟有一婢見之后恐事泄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

帝嘗臥疾、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竝有雄才大畧、后已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蔣云是数手）靑龍二年、遂以鴆崩、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謚、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刪）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九歲、遇母疾、扶

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蔣云雖婦女常態却寫得出）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公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 皇太后母羊氏爲平陽縣君四

蔣云每惟四語甚悽惋亦錬得淨



年后崩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
命史官爲哀策（文不錄）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
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
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
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
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
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爲追懷舅氏恩一段張本）
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
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
麗閑女工有善相者常相后當極貴文帝聞
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
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
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
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
舅氏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
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
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名槐）

蔣云賈氏女原作賈后誤

蔣云貴族不可枉卑聽者惟心以爲不然而無以奪之強詞實可文妬

氏、使賂后左右、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后盛稱賈氏女有淑德、上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美麗者竝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魏武帝卞后、弟秉生蘭及琳、蘭孫女爲高貴鄉公后、琳女又爲陳留王后、凡三世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竝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句簡因悲泣、帝亦泣、許之、泰始十年崩、絕于帝膝、於是有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史官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

道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嬀、仰希古昔、冀
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
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
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
朱芾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
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
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
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
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將
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
空虛、設祖布綍、告駕啓塗、服輦褕狄、寄象容
車、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
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
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
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
老、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

（孫云楊氏二后一勸立賈后一勸無廢賈后已而弑后滅楊氏者即賈后也可爲徇私誤國者戒）

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酷妒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充字）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妒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蔣云此本無益于事徒）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爲太后賞耳）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賈后尋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中書監張華等以爲

蔣云此議思致娓娓亦有鋒而



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峻陽庶人遣使者以大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于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請以其妻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說文治鬼曰劾）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

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聖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敢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

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諡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

蔣云以下意致淸澈儔素之流亞也

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蔣云三句俱鄙俚少錄）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冽淸、懷愁感之多感兮、（蔣云）患

下患字深

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踰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

錢雜抽云高視鴻擧竟復方雋漢儒

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將葬、芬奏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合、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遂獻誄曰、惟

蔣云武帝亦不俗

將云前此乃誄詞序耳疊疊千餘言麗則有深厚氣較前史臣所撰殊勝

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室伉儷聖皇比蹤徃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聘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闥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

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蚕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叶遲)祇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衞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敎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奄藹、四海蔭焉、徽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

○詩○云○有○結○束○

聽、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幷、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昌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塡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濶在

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今日、

箭云前序云七月丙寅後又云今亦孟秋此作仲秋之晨何也

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絰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翩翩。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峩峩。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容

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竝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闥旣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寔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哀哉。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峩峩華嶽。峻極泰淸。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

戾至、車服暉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叶真）后之踐阼、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儛、天人載悅、興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絪縕、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曦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亦詔芬爲誄其

蔣云芬足紀者文藻故始終以文藻稱太沖之有貴嬪卽孟堅之有大家也

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竝行於世、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荅、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

孫云絳紗繫臂竹葉引車二事俱韻

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摴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太遍人

鍾云貴嬪可爲徒婦妙在嬌癡中微帶氣骨然其嫵媚郤在此蓋其意思落落然在寵辱之外其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才色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羈雄主耳士之過於世者又豈皆軟媚無骨之人也唐太宗詆我見魏徵便覺嫵媚郎此意

蔣云楊后悲懷亦皆庶人而于此獨改其稱者持以著賈氏之惡其義竊附于春秋耳

諸葛夫人 刪

惠賈庶人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時、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充女賢、乃定婚、始欲聘其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

蔣云黎之救獲賈妃雖誤國甚



風時年十五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多以爲言故欲試之密封疑事使太子決妃倩給使張泓代對帝省之甚悅以示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乃知瓘先有毀言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妒虐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妒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其後楊珧荀勗亦共營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后族兄侍中賈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與楚王瑋東安公繇竝干預國事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建安中以南荒地置帶方郡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事詳衛瓘傳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

大然非深于情者不能出此言高啓詩妒極是情深却本此

蔣云原史載少年入宮事筆力太弱似晚唐人小說故畧之

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又令老嫗以簏箱載道上少年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初后詐有身。內稾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時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后使加慈愛。賈謐驕縱。於太子數無禮。則廣城君恒切責之。及



蔣云郭槐狠妒曾趣殺充子與乳母及死而告戒其女若此何老少不同性也豈老物多智亦慮後患乎

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事在愍懷傳。初后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得親信。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怨之。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

墪趙王倫乃率兵陳道南使齊王冏入殿廢后爲庶人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此言恨不先誅梁趙也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

蔣云惠羊皇后而但改稱羊氏何以明羊氏失身胡劉不特不

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蔣云亦是一段奇事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孫云賈氏以婦弒姑惠帝置若罔聞亦喪心極矣於此時有唱義者起廢帝殺后謀於衆而置君焉此宇內一大快也乃無一人及此竟使如許罪人不以弒逆誅而以殺太子誅不誅於正法討罪之人而卽誅於黨逆后謀殺太子之趙王倫使人不能無恨

羊氏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羊外祖孫旂

足爲后併此身不得爲惠帝有也

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永康元年(永康原史作太安非是)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蔣云此謂孽火也)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爲名、又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閒王顒、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累至、司隷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等、馳上奏曰、羊庶人門戶

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絶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値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閒、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顒見表大怒、欲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

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帝崩懷帝立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之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竝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

蔣云言及此廉恥盡矣足彰司馬氏之醜

蔣云論者皆謂武惠聚麀是殆不然謝玖于武帝初必未承寵者故以太子未知帷房事遣往侍寢耳

文皇后

蔣云惠帝以永康元年立羊氏爲后永嘉五年爲劉曜所納至大興二年曜立爲后距爲惠后時凡二十年以十五歲計之此亦年三十有五矣一衰顏失節之婦不知曜何以甚寵愛之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妒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

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被廢、玖尋遇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刪

元夏侯太妃 刪

列傳第一　晉書三十一 終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二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郡陸上瀾參校

后妃傳下 以下三后俱刪

元敬虞皇后

豫章君荀氏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預曾孫也父乂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

蔣云此敘杜后入宮處雅麗巳似詩句而頑入詩大夫速退無使君勞亦復似史可知詩與史固自兼也

鍾云紀事冷而艷

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欲婚者、聞之輒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事奇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外官五日一臨、内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呉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后母裴氏、名穆、嘗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錢稺拙云惟男子實多老狐若是豈得槪咎女主

章太妃周氏 删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兹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嬀、淑

蔣云兩晉妃后之聖善者惟康褚一人而已故其詞令雍肅殊是有體

美關睢、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僶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

陸云著語婉痛渡江臣主俱無此懷

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

自穆然

鍾云末語更

蔣云銷魂處正不在多

內臣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荅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溫薨羣臣復啓太后臨朝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

劉云情致儼然

蔣云吾郡海鹽縣有何后宅與地志云晉何準嘗寓居于此一夕群烏啼乃生女後選入宮他日復啼推之乃穆帝立后日也遂名其地爲烏夜村其事亦與乃傳所不及者

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在位凡四十年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冊立爲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簒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邪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飢而饍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有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與三年崩

哀靖王皇后 以下二后刪

廢帝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發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為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復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

蔣云纏綿悽惻意致俱絕固是善談者

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

簡文順王皇后 删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有女、當育二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問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

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爲淑妃太元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葬脩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以下四后俱删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閱禮、偶得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葢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溹杜衛瓘之言、莫辨張泓之詐、運其陰

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覯梓樹。須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況昔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沖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之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釁。故劒辭恩。池蒲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濶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孌、呂妾變嬴黃姬化芊、（彌爾反事見史記春申君傳又音米）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二　終

琅邪派

列傳第三　晉書三十三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同里高昌苓叅挍

## 王祥　弟覽

蔣云王覽人品實高於祥然祥所稱於晉者以其不拜司馬昭耳其不拜處正是奸處此與馮道儼然受郭威之拜所謂異世而同心也迨臨卒遺訓子孫但言信德高悌讓為立身本而絕口不及一忠字者豈其存心固如此而或自諱其所闕歟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也祖仁青州刺史

鍾云歌詞勁淨有質氣極簡盡不待多贊

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早喪母後母朱氏不慈祥事之謹以孝聞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有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蔣云原史載祥被徵年垂耳順此漢建安間事至晉太始五年薨年當一百二十歲矣然祥年止八十有五上下計之則應召之年止可二十五六辨詳史通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士頻討破之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

蔣云祥哭不足多太傅乎亦枕帝股而哭矣兩人心術品行畧同

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蔣云歷敘祥受魏寵如此正所以責祥之仕晉不天子北面乞言說出妙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文帝爲晉王原作武帝諸本皆誤祥與荀顗往指何曾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

嘗拜也、祥曰、相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與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耄累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

子皆奉行之泰始四年薨時文明皇太后崩
始踰月其後詔曰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
雖每為之感傷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
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
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
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
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
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烈芬並幼知名
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

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
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覽字玄通年數歲見母朱遇祥無道祥被楚
撻輒持泣諫其母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祥俱及長娶妻母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
共之祥後漸有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
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毒爭而不與母遽奪反
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
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咸寧初為宗正卿

鍾云玄通篤學昂實在太保上故爲琅琊肇基之主區區佩刀是直爲公輔傒爾何足信

蔣云敘次簡率中載兩致仕詔

以太中大夫歸老後轉光祿大夫卒謚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裁子導別有傳

##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有操

亦平不爾故不錄

行清恬寡欲博究儒術任真自守不要曲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陋命冲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蒞職無幹局之稱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

蔣云居然儒雅



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行。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爲公。泰始九年抗表致仕詔以壽光公就第。明年薨謚成。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輙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冲無子以從子徽嗣



何曾 子劭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卽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愼。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刄。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

孫云立論正切想此時尚未有黨司馬心故言能爾爾

深入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鎭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畧、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備、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以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會劾奏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會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蔣云詞若以叛主爲榮者）故魏帝之廢也、會實預其謀焉、會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中爲鎭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鎭、文帝使武

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勑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蔣云詞色俱峻）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時人敬憚之、（蔣云時步兵一段舊在預其謀焉之下按廢帝乃景王事贊阮在文帝時上下恐不相蒙故置於此）後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蔣云詞若以倨傲事譬爲榮者）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進太宰、侍中如故、咸寧四年、薨、將葬、禮官議謚、

蔣云責阮佻佻何爲守禮士矣

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蔣云此稱曾無嬖幸之好而云遵爲劭庶兄何也此等人一味虛假故嗣宗視爲禪中虱耳鍾云景事如在目前讀之可笑）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

然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是何禮法也

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鉤紱紖車、（紱方物反紖直引反）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杖享、其外寬內忌如此、時司空賈充擅政、曾心畢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劭字敬祖與武帝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卽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遷侍中尚書惠帝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累遷尚書左僕射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蔣云傳於父矣

鍾云核會始末一鄉原老奸耳然看晉之前後甚明往往於不經意處得之則其胸中原非憒

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庶兄遵起家散騎黃門郎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四子嵩綏機羨綏爲東海王越所誅初會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憤者非憤憤而始末如此所以為鄉原為老奸也



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兄弟皆矜傲、好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末、何氏遂滅亡無遺焉、蔣云三國何夔甚履正而史稱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忲其子若孫尤甚益驕奢相因而必至之禍有不待數世而見者貽厥孫謀人可不深長思哉

## 石苞 子崇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

蔣云叠敘苞微時事條理井井猶有遷固之遺

姣無雙、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句法妙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蔣云得知

已反爲歎息便是無限感慨看得自已是何等人物

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

孫○云○其○眼○別○在○牝○牡○驪○黃○之○外○

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鋭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

而退壽春平拜苞鎭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禪位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遂鎭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畏服物淮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

蔣云帝有識故不爲輕舉妄動如此

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

蔣云只如此已盡孫鑠不必別傳

劉云自恥得妙正是作用處

壘過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時苞辟河內孫鑠爲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會駿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從之、乃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帝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遂廢喬、詔苞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帝以苞爲司徒、有司奏不可、詔曰、吳人輕䏶、終無能爲、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

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及葬、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有六子、

越　喬　統　浚　儁　崇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陳謝、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

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横所誣謗司隷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踧踖憂心如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

一齋云語婉氣直凡辨誣雪枉辭對至尊一味遜詞務付不得須以氣勝之

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卽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暨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宴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

鍾云此崇黨賈
謐拜廣城君之
漸也

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荅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恨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惠帝曰、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

蔣云崇之致富
以此則苞所謂
能自得者是乎
嘻

洪基、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崇性任俠、無行檢、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乃爲司隸傅祗所糾、詔燒鴆於都街、在荊州、嘗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

鍾云以爭酒免官事亦韻亦值得

官免頃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蔣云一篇好金谷送別序記）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

先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像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姓梁氏美而豔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蔣云收者亦達人其高懷卓識實出二十四友之上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

蔣云我今爲爾得罪一語此即項羽虞兮歌也綠珠亦可爲不負季倫矣

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阼、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之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爲馮翊太守、臨命作詩文甚哀楚、人莫不悼惜之、蔣云崇傳疊疊多瑣事務爲曼冶此作齊奴外傳則可耳故稍刪汰之

孫鑠 刪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爲

孫云俊逸不減江鮑

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闕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崇於冬日作韭蓱虀王愷恨爲不及)春畦靃靡、列於凝沍之晨、錦幛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蜋襲其後也、

列傳第三　　晉書三十三

昌平坂學問所

享和辛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